

仙客
張王
註

吳門周禹載先生輯

傷寒論三註

埽葉山房石印

宣統二年石印



傷寒論三註序

古之為醫者多矣求其詳切內經歷參名案以療症於無弊者大都薦紳先生文人學士而後能之何者蓋古之法有定而病之變無窮以有定之方運無窮之用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者道也禹載周子少勤學古屢試不售吳之士大夫至今猶稱述其能文不衰乃年未強仕遂棄舉子業發篋而志岐黃之書繹仲景之論揣摩十餘年而後成辛亥歲遊京華為北海林公所器重因嘆曰不謂今日業醫尚有溯河源探星宿務欲展盡底裡不為時論搖奪如子者乎由是王公大人輒延之不暇給效日奏名益彰常診未病者預決其死就木者能起其生不一而足都人士咸望丰采予始末之奇也乙卯春予子婦病且劇予曰無恐刀圭頗奇詢知為仲景方也服之一匕陽春二豎卻走因怪曰人何不盡讀仲景書周子曰金匱王函不易讀也而傷寒論尤不易讀王叔和率意編次成無已援據內經既如食生不化惟方中行之註悉理自精喻嘉言之文引悟靡竟於是晦明風雨寤歌千百而不置始能疑而後悟憤而後樂遂出所見以補兩註所未逮嗚呼既能精白於一心自可垂照於千古予雖不知醫若將以為足信

傳異說三言
者予誠有以信周子也周子數年來一言一動之際不知者未常以為知不能者未嘗以為能獨於傷寒論岸然自以為能知能行不憚闡釋而暢曉之且與方喻兩君註相為不朽此周子之自信予則又有以信周子也然則方喻既能發前人所未發周子又能發方喻所未發則此書出將二千載之疑城如雪竇於一旦由是行於海內傳於百世使漢以來所未讀者嗣今以往盡能讀焉理明而道進學廣而傳多則世之大枉者寬矣豈特陽春白雪之歌和者既多乃遂以為愉快哉

時

康熙歲次癸亥且月年家友人丁思孔頓首拜撰

傷寒論三註序

古稱立德立功立言為不朽三盛烈儒者尤憂憂乎其難若吾友禹載周子不得志於時而能兼之以法令傳後斯足述矣禹載昂藏磊落其神仙骨讀等身書丙戌中副車後屢戰弗克遂慨然曰昔文正之言將為我輩設乎由是以良醫為已任夫以慧業文人勵志以攻軒炎何患不精况九折已經試之軌應安足為周子奇以故辛亥之歲甫至 都刀圭所被癘瘵盡平而聲名藉甚大人先生咸禮重之余時校書中秘每一聯床未嘗不惜其才而又喜其道之行也然猶未得其技之神及乙卯冬吾兒以傷寒夾他証醫者以辛熱治而劇又一人以寒涼治而尤劇幾殆矣乃延周子診之曰病屬少陽和解足矣他證用法可愈何須藏用三斛火劉寅一壺冰哉投一劑而明旦頌更生余且感且驚曰技至此乎乃知深交三十餘年文章經術之間知禹載不盡維時周子曰治傷寒家苟得長沙宗旨殆恢恢乎有餘余濡首十年自謂窮其數奧雖然莊生有言每至於族見其難為益以數年之力闡幽微顯勒成一書以昭示來茲吾願畢矣此傷寒論三註之所為作也閱八載癸亥書成徵序於余讀之見其條分縷晰辯證若燃犀論方如照燭

惜不能起長沙而嘆助我也叔和無已而在當為弟子列況其他乎原周子著書之志深懼夫仲景微言自今而失其傳無以繼往開來而致天下後世民多寃疾是以寒穰暑暈脫為之脫髻為之霜所不辭也由斯以談此其德非一人之德此其功非一人之功洵不朽盛烈而為吾儒所難雖不得於時又何憾耶余故樂為之序并其技之神者表而出之以告同心焉

康熙歲次癸亥端月年家眷弟徐乾學頓首拜撰

自序

仲景醫中之聖人也。而傷寒病中之劇證也。出聖人之心思。輒欲斡旋陰陽之偏勝。脈理之失調。於是明風寒。別六經。分營衛。辯內外。因其正之強弱。察其邪之虛實。著論立方。投之無使不中。是誠有得乎造化之原。而深切於致病之由焉。故能起死不難。回生在手。洵大道也。古君子之善學者。每于一事一物之理。必冥思博攷。以通其奧。謂必如是。而後義精于心。功神于用。否則輒見自以為能。勢必一阻即窮其應。況醫道至重。而病情難測。如傷寒者乎。小子揚俊。最喜醫學。志宗仲景。而南陽之堂。不易登也。於是取叔和之編次。無已之註釋。及東垣之此事難知。相參攷者有年。而茫乎若涉大海。瞑乎閉眼見暗也。於是請某先生教。而某先生曰。子何自苦。為因出全生集六書。鈐搃活人示余曰。諸書具在。覽之易曉也。且今之號為明醫者。不踰此。嗚呼。子用是滋感矣。吾人讀聖人書。以求有補于天下。不敢遽云有功。要先自處無過。乃制方治病。人命攸關。苟非有契于上聖之一二。敢謂藥人無差失乎。予于是仍誦仲景經文。雖寒暑無間也。動息不忘也。且仲景不云乎。余宗族素多。建安紀年以來。未十稔。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居其七。感往昔之

淪喪傷橫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訓博采眾方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臚藥錄并平脈證辯為傷寒卒病論合十六卷雖未能盡愈諸病庶可以見病知源若能尋余所集思過半矣故反復於喻嘉言之尚論篇庶幾知營衛表裡之不同汗下緩急之各異豁然心胸自信有得至辛亥歲入都受業于北海林夫子之門始授方中行先生條辯一展卷而知尚論之議從此脫胎但其性靈筆快出其所思掩其所自無怪乎林夫子以僭竊罪之也然後以為二千年來得此表章絕業發揮義蘊者誠有一難再因思孔聖之書作于春秋至宋始稱明備焉苟非周程張朱數君子相繼而繹註之譬諸日月當天未盡雲霧也今前有條辯後有尚論彼之未善此益研精總之大道之明而已矣歷年以來遵諭及門於二先生註中覺有未融處不敢依樣葫蘆又必潛心體會務期有得則於二註之意之外稍可以補其所不及者又若干條合為三註焉嗟乎夫使嘉言不在中行之後無以窺聖人之奧揚俊不在北海之門又無以得中行之傳則前人為其難後人為其易理勢然也使後之君子由是而進焉務使展盡底蘊開悟無窮又豈有量哉雖然醫道之重上古操乎君相繼此以往半屬生知故得其正可以挽回造

化失其傳必至益增大枉昔仲景未舉孝廉相者曰觀君思致周密殆曠世之良醫也夫惟思密則理不疎而能察其情窮其變者雖在仲景之聖弗以其聰明乃以其學識始知研理盡智以敦重生命者是推醫道之大成奈何中才以下之士或點竄成書或剽集句類或妄守專家各詡詡以自鳴于世也豈不悖于聖哉

康熙癸亥歲午月周揚俊謹識

傷寒論三註

凡例

一傷寒論係王叔和編次風寒混淆經府雜亂大概讀之既難分曉細心體之復無淺深無已隨文釋詁方喻依舊相蒙理蘊縱有發揮層次終難考完後特條分縷晰翻前移後刪去假托之言釐定六經之例庶使來學可循不令章句無序

一是書論傷寒則以風寒為重其間春溫夏熱火劫併病合病臟結結胸痞證瘕溼暍痰病宿食動氣霍亂差後諸復及陰陽易等別出另編於後今讀之者不但傷寒易明且使雜症無混

一條辯晰理明切尚論精思爽豁後漢以來幾二千年註釋不乏誠難與比然既互有短長亦復各不融貫後每取其所長置其所短至兩家俱未盡安敢出管見務為詳說期合于經文益于來學因成三註以垂不磨

一本方一百一十有三或奇或偶取效無窮或減或增命名即異雖聖人之意不外乎中庸而學者之疑過以為難測而用全生湯藥不求本論精微後於方後

立論詳藥之氣味採意之指歸豈能上合聖心要亦深求無誤三復苦衷觀之自見

一太陽經發於陽發於陰之文乃是一篇大旨總領關鍵處方註乃以風寒為陰陽喻亦宗之少陰篇首始得之反發熱脈沉一條為本經最難理會處而方喻未及洗發又如結胸篇病發於陽而反下之文乃誤下之大關從來未有挈明傳經之旨雷同附和千古疑團後非好異前人但覺於心未安面壁幾年析然雪竇金針已度明眼須知

一本論熟嫻則雜症可不言而喻本方攷究則立案可不惑而成非誣也譬如精于經者自明于史深于理者自通于數勢所必至事之固然苟不從此入門終亦無由確見

一不明六經者不知傳變不察病情者不知歸著不究虛實者不知緩急夫傳變在經文病情在色診虛實在脈經留神於茲聖教已備

一古方分兩有用五六兩者有用幾十幾分幾十銖者或幾升或一錢匕者蓋古之一升即今之一壇蓋銖者即今之一分三厘八毫漢時二十四銖為一兩即

今之三錢三分也。一錢匕者以散置銅錢上。僅滿一錢或半錢并一字為異耳。一服藥有頓服溫服日三服日二夜一服有啜稀粥以助藥力有飲暖水有取微似汗有取下取利停後服有先以試之之法。蓋皆慎重其事。最宜細認。

一煮藥法有用麻沸湯甘瀾水者。有先內何藥去沫。再下何藥者。有去滓復上火微沸者。有半用散半用湯者。皆有至音論中已及。

一溫熱暑脈證條例。雖互見傷寒論中。實非本病。今即另外然經文止幾條。正方止幾道。後賢方論不敢輯入。因先於庚申年間有全書梓行于世。備採諸方。并集治案。庶無和王隋珠之嘆。

一是書始於順治十七年庚子歲。成於康熙十六年丁巳歲。梓於二十二年癸亥歲。聞見所及。不憚改錄。風雨無間。自謂有得本之治病。投之輒效。推此變換。亦能不窮。果有志於長沙。可無悲於歧路。

傷寒論三註目錄

卷之一

太陽上篇風傷衛三證

卷之二

太陽中篇寒傷營三證

卷之三

太陽下篇營衛俱傷二證

卷之四

陽明上篇經證

陽明中篇太陽陽明證

正陽陽明證
禁下證

陽明下篇壞證法治

卷之五

少陽上篇經證

少陽下篇壞證法治

卷之六

太陰上篇

傳經證

太陰中篇

藏寒證

太陰下篇

壞證法治

卷之七

少陰上篇

傳經證

少陰中篇

中寒證

少陰下篇

壞證法治

卷之八

厥陰上篇

傳經證

厥陰中篇

中寒證

厥陰下篇

壞證法治

卷之九

火劫篇

卷之十

藏結結胸痞病篇

卷之十一

合病併病篇

卷之十二

瘧濕暍病篇

卷之十三

痰病宿食病篇

卷之十四

動氣霍亂差後諸復陰陽交病篇

卷之十五

春溫夏熱病篇

卷之十六

脈法篇

傷寒論三註卷之一

太陽經風傷衛大意

周揚俊曰太陽者巨陽也寒水之經也為六經之外藩總經絡而統營衛故外邪得而襲之然則病在三陽有在經在府之異在太陽則有風傷衛寒傷營營衛俱傷之殊不知所以為經為府者汗下因誤施也不辨所以為風為寒為風寒者解肌發汗或錯用也夫傳變既非一定乃施治專於計日又何免於倒行逆行耶則脈證在所急辨學者能分別風寒體認營衛便如印沙畫土經界井井庶幾表裏不紊汗出無混俊因以風傷衛為首篇篇中入膀胱府次之誤治壞證又次之至寒傷營營衛俱傷亦如上法各自為篇後條例詳明首尾一貫其釋義則方中行先生澄幾研理喻嘉言先生發揮闡蘊誠千百年來一大炬也於中偶有未盡附以管見詳補後之學者可無臨歧之惑矣